南華發覆

南華發覆卷之七

檇李黃承蒼

瀨水武化中大治甫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內外二篇道德之要詳且盡矣明斯道者直須守一處和薇修可願或休止山樊或陸沉于俗藏垢匿瑕混迹勞侶人不得而知能體純素謂之眞人也若如畏壘之祝庚桑無鬼之欲干酒內彭陽之妄求苟進以其有以自見故人得而鬻之也此皆不急于自治而急治物者俱非道德之正此其所以謂之雜也○此以庚桑楚命篇者言守眞之士自宜退隱無以世爲也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庚桑姓楚其名也偏獨也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畏壘山名即禹貢之羽山其臣之畫然

知者去之其臣之畫然有知識分明者去而不用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其妾之絜然以仁愛及物者遠而不親擁腫之與居擁腫無知之與居鞅掌之爲使鞅掌自得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治也又云豐也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以日計則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以歲計則有餘也庶幾其聖人乎聖人在上使百姓衣食有餘而不知所自來今楚既有盖于我楚亦聖人也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二句只是嚴敬之至盖欲尊楚爲君也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釋然於師敘也弟子異之尊之爲君當喜而反不釋然是以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不消異予不肯

為君天下以有道自治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豈無得而春生秋實哉大道已行矣人秖知萬物發於春而成於秋而不知道之運行化育以成歲功也○此下方出不釋之意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一丈曰堵環周廻止可一丈言其小也而百姓猖狂率性而行不知所如往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如今畏壘之民知我而欲俎豆之必以我為有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有負師教是以不釋然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

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制折也小魚得以曲折也正如大聖大賢處非其地未足以逞其能者反受制于小知小見之徒也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地方褊小不足以容有道之君子而狐媚小人得以肆其毒害而為之祥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堯舜尚然而況畏壘之民乎今日畏壘之民讓善者非巳私也法堯舜也夫子亦聽矣亦當聽其所請庚桑子曰小子來你秖知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也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猛虎在山百獸震恐者憑負固也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碭而失水也故鳥獸之所以不厭高魚鼈之所以不厭深者惟

恐患害及身亦如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也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求安靜而已不圖富貴也且夫二子者二子之善又何足以稱揚哉言不足稱說也是於其辯也你說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以此為善是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尊賢是簡髮而櫛沐也數米而炊授能是數米而炊飯也竊竊乎方計較於瑣屑微細之不暇又何足以濟世哉言不可也○你說尊賢舉賢則民相軋名者相軋也你說授能任知則民相盜竊聖知為盜資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民之好知爭歸干利是甚勤也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坯挖洞也無所畏忌可見甚勤吾語汝

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舉賢授能先善與利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不惟毒害一時要且流毒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何也民之于利甚勤也極言亂天下之本者言擬人必於其倫怪其匹我於二千之間是不倫也南榮趎楚之弟子聞之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時不待人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以及于聖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之言也庚桑子曰全汝形無勞爾形也抱女生無搖汝精也無使汝思慮營營不慕富貴壽善美服好色音聲是無思慮營營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三年便可企及於不識不知之道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不見其有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

所以為盲者以其不能自見是以謂之盲也耳之與形吾不知其有異也而聾者以不能自聞所以為聾心之與形吾不知其有異也而狂者以不能自得是以謂之狂也形之與形亦辟矣目之形與身之形亦闢辟矣未嘗閒隔而物或間之邪而有盲有聾有狂者是聲色知識間之也○今趎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以目求見而無見以心求知而無知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又何形之可全又何生之可抱又何思慮營營之可知趎勉聞道達耳矣若以此為道趎以至乎此矣又何待夫子之教是以言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若子之言入道之要此為至矣吾無以進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奔蜂小蜂也藿蠋豆虫也越雞不能

伏鵠卵越雞小雞也魯雞固能矣蠑蠃能祝螟蛉而化之以其才力相當也奔蜂不化藿蠋越雞不伏鵠卵者以其才智不如是以不伏不化也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要見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二俱不能服物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才有巨小道有淺深所以不能伏不能化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桑楚之所以推尊老子者換手接人也一如馬祖在黃蘗而黃蘗指見大愚而後透脫也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明眼宗師如寶鑑當臺胡來見胡漢來現漢趎既胷中挾問而來已形于眉睫矣老子一見未免爲渠拈釘拔楔所

請闔闢中物不能放舍拋家失業馳求恁麼是以言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不悟其意懼

然顧其後趎被老子覷面一機不覺回頭轉腦要見乎日造道不深未免瞻前顧後而失其所守也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不知吾言中有轉句裡藏鋒之意乎○若伶俐漢不妨于此透脫更不消如何若何矣爭奈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問也南榮趎俯而慙慙其不知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不知荅也因失吾問道無問也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而行明道知乎反愁吾軀有知思而不得入道是反愁我軀也不仁則害人則不能救焚拯溺仁則反愁我身仁則愛人利物而愛莫能兼是以反愁我身也不義則傷彼損物利巳是傷彼也義則反愁我巳義則舍巳從人未免以身爲累

是反愁我巳我安逃此三事而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深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趎自謙言不曾在門墻之久不敢自請願因楚而問之欲決所疑也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之情矣明眼知識

與人敲枷打鎖不待承言接響一見便知遂與解粘釋縛矣今汝又言而信之得汝

益審若規規然汝以規規于小知小見而欲求入道是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生我者父母以其積刼孤露是喪失也今以短小之知欲求深大之道是揭竿而求

諸海也何可得也汝喪亡之人哉惘惘乎茫然不知所歸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無門戶可入可憐哉可憐哉者以其流浪死生不知歸宿是可

憐也南榮趎請入就舍就其所舍召其所好求其虛靜去其所惡

（去其知思）十日自愁（以其好惡纏心是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汝不自灑濯其身心）孰哉鬱鬱乎（誰哉鬱鬱乎而不舒暢）然而其中津津乎（津津惡貌）猶有惡也（以其有惡是以愁戚不舒）夫外韄者不可繁而足（以皮束物為之韄○外韄者欲以耳目韄聲色於外以其繁擾而不可捉撲）將內揵（揵牢關之義將內揵而使知思不起）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內韄者欲以知思韄於內以其虛繆而不把捉）將外揵（將耳月外揵而使外境不入）外內韄者（欲以外韄聲色內韄知思）道德不能持（雖道德有於身者尚不能自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而可外內交韄為進道之方益見其不可也）南榮趎曰（譬之）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以其

知病也若趎之聞大道愈闇愈晦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轉見增益矣○今且不敢聞大道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卽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者魂動而魄靜人乘此而有思慮妄想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魄與魂交雖靜而常動修眞之士恒抱一而不離動靜不異寤寐一如則無思慮營營矣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智人察安危寧禍福謹去就不犯非禮不爲非義可不煩卜筮而知吉凶也能止乎止其所不知能巳乎巳其所不爲能舍諸人而求諸巳乎人有不善於我當退而省其愆能翛然乎無物累能侗然乎無所知能兒子乎導氣致柔如嬰兒乎養眞之士先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若如嬰兒號而嗌不嗄矣

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啼極無聲）和之至也（氣和之至也）終日握（拳）而手不（捉）挽共其德也（德純一而不分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動）偏不在外也（常人之所以不能保精全真者以其不能如赤子之含德自常瞬動也）行不知（已之）所之居不知（已之）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不忤於物隨順世緣彼與之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虛己待物物不得而傷也）是衛生之經已（衛生之人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而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止於此乎其猶未也）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至此纔消融人間世之是非好惡尚未至於至人之德）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共給之之謂安也）而交樂乎天（一而不黨命曰

天放共利之之謂悅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攖於利不攖於害不相與爲怪不修身明汧不相與爲謀不飾智驚愚不相與爲事事至而後應翛然而往侗然而來留次中蕩蕩豁豁任去任來無一絲毫罣礙無識無知翛然自適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以此爲至乎曰未也尚未得到到家田地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不知所爲也行不知所之翛然而來侗然而往是不知所之也身若槁木之枝忘形骸也而心若死灰無知識也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忘形骸無人我也無知識無是非也既無人我是非禍福何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既無災害心宇泰然安定矣是謂衛生之經已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心宇安定定久生慧則凡應機接物不假心思而天光虛發矣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貌而天人有脩於此者乃今纔有恒恒者常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乃容容乃公公是恒也有恒者、人舍之雖舍于人而實天助之天成之也人之所舍以其人貌而天是謂之天民以其動而以天行是謂之天子天之所子○上言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猶未病也你說曉得是病是不病也爽不知學者要學其所不能學也人秪知要學有知有能而不知無知無能之爲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人秪知要有行有爲而不知爲無爲行無行之爲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人秪知強辯飾非之爲辯而不知不言之辯之爲至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知學所不學行所不行辯所不

辯而止乎其所不知○此謂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不卽是知學知行知辯是不知休乎天道而自敗其天德也備物以將形上言學言行言知言辯是備物以將我之形是雖有而非實有也藏不虞以生心藏其心于不學不行不辯不知是防不虞以生心也敬中以達彼內以不學不知敬乎中以敬已之敬敬外物是敬中以達彼也若是而萬惡至者若此而貧賤夭惡喪失禍敗事事不如志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不足以滑吾天和之成德不可內於靈臺靈臺靈明之府也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者有持有持者天也非人也而不知其所持不安之于天未免喪失而不可持者也是天鈞敗之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不能備物將形藏不虞生心敬中以達彼是不誠已而發也每

發而不當（事事不當於理）業入而不舍（業已入于不誠不敬而猶不自改悔愈更張遽擒而所失愈多矣是以）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天奪其鑒而罪無所逃）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闇室屋漏之中欲掩而使之不見不聞不知起心動念天地告知也）鬼得而誅之（言至人遊世只是一味要虛要誠方爲修眞之要若不虛不誠顯爲不善人得而誅陰爲不善鬼得而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爲道者可不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明乎人（不敢陽爲不善）明乎鬼者（不敢陰行毒害明斯二者）然後能獨行（然後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隱隱德行幽顯無愳于心則獨行而不愳也）務內者行乎無名（務契也契合于內者知止其所不知學其所不學是行乎無名也）務外者有志乎期費（契合于外者要有知有學有爲是志乎期

費也行乎無名者以其不自有也唯庸有光愈謙虛而德光愈大矣志乎
期費者期於費用要有知有能唯賈人也欲彰已所有以貨于人也人見其
跂立猶之魁然以其才智出入不知與物窮者物入焉窮于知識才能
者入于知識才能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苟且于知識才能者是備物將
形雖有而非有也有旣不有是身之不能容也焉能容人身旣不容又何容人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則無愛無親者盡人無親之人始盡於人而非人也天也這纔
謂之明乎人兵莫憯于志鏌鋣為下世之所憯莫甚于兵而不知所持之人則
其志之憯又過于鏌鋣矣寇莫大於陰陽寇志也以其志乎期費是以陰陽之氣得而乘
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自寇自賊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心則使之也心使氣曰彊志也心使之也道通其內外之分也其成

也毀也內亦外也外亦內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備物以將形也

是以有分內分外之分：所以惡乎備者以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反出而遊魂為變而不知返其本不能歸根復命何也以其備物將形有形也是以見其鬼

出而得是是知其本是謂得死以其滅而有實未至于虛鬼之一

也明乎鬼也要以其有形者象乎無形者而定矣無心氣使之而

宇泰之心定矣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也○故出無本出則無有根本入無竅入則

無有孔竅滅而有實而無乎處無門無旁物之恆然有長似乎有本而無乎

本剽標指可見有所出而入無竅者有實也有實而無乎

處者宇也上下四方一如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往古來今不異○實之與長者道也是物也雜則爲人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或入或出而無見其死生出入之形是謂天門以其出入無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老子云天地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有不自有自無而有而無有一無有這纔是無無有也道體也聖人藏乎是聖人之善藏其用者藏于虛也古之人知此而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猶未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道至乎此蔑以加矣其次者之人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此生爲喪亡以死爲反也以死爲返眞

是以分已道造至乎此內外之分纔已其次者之人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者吾與之為友矣有無死生是三者雖異同出於無猶類之公族也昭景也昭氏景氏著戴也以人之推戴而顯著者甲氏也著封也甲氏則以封而顯著者非一也其實本之則一有生黬也人生如鍋底黑灰氣聚而成黬也披然曰移是移是者死生有無披然彼此加移雖移而其本則一是為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移是之言言乎人之死生有無彼此相移聚散不常非所謂一定之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死生有無變幻不常由于氣之聚散人不可得而知也○譬如臘者之

有腕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腕胲可散則牲之本體薦神則不可散也○可散則有生死有無不可散生死有無原是一條是以不可知者也○只如觀室者周於寢廟既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又適其屏廁則無處不適矣為是舉移是為是無往不適是以言移是也請試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根本以有知為師因以乘是非乘之以生是非果有是非之名實因以己為質莫不以己為質正是言是非言非使人以為己節為己立名立節因以死償節至有殺身以明節成而身死故曰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己之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人之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己之通徹為榮以窮為辱以人之窮室不用為辱移是今之人也可見人心之移一至於是乃今之以小知自足之人也是

猶蜩與鸒鳩以小知自足之同同於衆人之同也非古之人也○此段言造道之亟絲毫情僞俱無一味任眞率物也蹍碾焉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辭謝也稱已脫誤以謝之兄兄踏弟足則嫗撫而已無庸謝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父母踏子足并嫗撫而愍之故曰至禮有不人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自然一定之禮不待人教也至義不物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至知不謀惠迪吉從逆凶至仁無親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至信辟金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王公可羞於鬼神不待金也○此下言必要克去己私纔到至禮不人等地位徹志之勃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解心之謬靈臺者有持而不可持者也去德之累道通其分也以有形者象無者而定矣達道之塞出無

本人無寂人藏於是聖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不能恬惔無欲是以勃志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致思于動容周旋之閒不能閑逸是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好惡傷身是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障蔽于虛無無為是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所以言思無邪邪則不正既無私無愛惡已忘物胸中自正矣正則靜既無嗜欲攖攖自然安靜矣靜則明靜極光通是明也明則虛守靜篤致虛極也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無恬惔寂寞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道無為德無不為無為而為是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品彙咸亨則德之光輝發越也性者生之質體也循性之動而為之謂之為不循性而動為之是

爲之僞謂之失失者何也非性之動失其實也以其去性而從心是知識也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彼此交接而起謨謀于心非性之動是以失其真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德性之知如赤子之睨物不別妍媸好惡這便是知止其所不知便是性之動謂之爲也○若循性而動動以不得已之謂德不得已而後應動無非我之謂治天地橫流非我不能戡定禍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不得巳之動與無非我之動名雖相反其治天下化天下則相順也○此下正見兼總天下難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天下之人皆稱美羿之善射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工于治天下化天下之神而不能使天下之人有治化之譽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有無爲之化而能自晦于人者又惟全人能之惟全

德之人能之也唯蟲能蟲善趨避人也唯蟲能天能率性天也人只名其蟲未嘗以天目之也工乎天而良乎人者蟲能之也全人惡天惡人、人以天譽之尚自有惡而況吾天乎人乎而不惡也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必以威力加之何也恐其逃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相湯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治秦是故湯之與秦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畫所以篩容其足既兀擠而去之是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刑徒之人歷險不畏遺死生也言似此全德之人外不用知巧才能內無得喪禍福之失遺死生外非譽是以天下為之籠者有為其無有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常所服習禮義仁知

信今皆不饋遺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尊敬之而不喜無私慮也侮慢之而不怒者無私怨也唯同乎天和者為然以其恃氣致柔加嬰兒之德和之至也纔能若是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動無非我之謂治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動以不得已之謂德欲靜則平氣怒出于不怒矣欲神則順心為出于無為矣有為也欲當其事則緣於不得已是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不得已類聖人之道者結以畏壘之民欲社稷尸祝庚桑以見庚桑楚亦緣於不得已也○若自非不得已而倡率為之是盜也非道也

徐無鬼第二十四

當塗關佳胤元履甫
黃岡樊維師尚父甫　仝較

前以庚桑楚命篇此以徐無鬼言者大都有道之士多於山林隱逸以恬退自養今曰之所以出見武侯者欲以已之不惑解武侯之惑也

徐無鬼緡山人魏之隱士因女商見魏武侯名擊文侯之子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居山林者刀耕火種鋤雲耕月自食其力無求於世求免勞累先生既爾養高人外今日願乃肯見於我者想先生病於山林之勞也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我之所以出者非苦於山林之勞欲有勞於君

也

君有何勞於我（下出勞之所以）君將盈嗜欲（行則聲役滿前坐則食全方丈）長好惡（好則通幣執帛惡則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欲惡交攻而無恬養閑適之思）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絕貪求去靡麗猶未免往來清寂而無豔冶之樂）則耳目病矣我將勞（于）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對者不樂無鬼言其有嗜欲好惡也）少焉（無鬼見武侯不悅其言未可告以至道復以投其所好適之是以大笑也）徐無鬼曰嘗（試）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求食而已）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狗之貪德如狸）中之質若視日（專其目于視而不妄瞚一其視也）上之質若亡其一（其志在搏執而不知有身）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知馬之可以）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以喻士之折旋俯仰動容中禮）是國馬也（一國

所推動合集業治國之器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天下馬自有生成命世材具若卹若失若忘若遺奔逸若飛若喪其一其志在奔突不知有身也若是者超軼絕塵所就遠大不知其所莫知其鄉也○言徇馬以諭治國之器大小作用雖有不同在人用之耳是以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金匱之書六弢太公六韜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而笑今先生將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若此乎者意謂相徇馬之說何足以發吾君之笑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無他言也

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流人之喩以喩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誚魏國無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舊知識者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僅識面者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其鄉人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是以見似人者而喜甚矣夫逃虛空者卽空谷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欲行貌位其空位置也行置其空處聞人足音跫然行人之聲而喜矣以其久不聞人言是以喜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其喜可知矣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設有至人之言謦欬君側魏君焉得而不笑以腐儒之空談鬬士之勸說人主厭聞久矣宜乎其不啓齒

今狗馬之喻乃偶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眞人之言謦欬君側也焉得不跫然而喜大悅而笑乎是以笑也○此段終上章勞君之意正以眞人言謦欬君之側也徐無鬼見武矦武矦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顧乃肯見於寡人夫今老邪不能苦於山林之勞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忠言嘉謀有裨於政治是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非食肉相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此吾之所以來者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無他慰勞勞君之神與形耳武矦曰何謂邪我之神形有何慰勞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天地之養物無貴賤一也登高不可以爲長無貴

也居下不可以爲短無賤也君獨爲萬乘之主以高貴自居重形罰厚稅斂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神者不與不寧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和氣致祥苦一國之民以奉一身民不和矣未免生姦亂國是以神者不與夫姦亂病也吾故勞之欲君黜嗜欲擊好惡省刑罰薄稅斂以厚民民和而不姦則無病矣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無所得聞至敎今幸先生不棄而身敎之敢問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脫民於死地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有心於愛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爲義以固擊國備事有不宜擊敵以兵壓境將若之何可無應也君自此爲之自此愛民而爲

仁義則殆不成不成其愛凡成美惡器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君

雖為仁義欲以偕端於愛民而成已之美是不眞也變且偽哉形固造形

形仁義之美固有造仁義之美者成固有伐成仁義之名固有伐仁義之名者變固

外戰因內變固有外戰而不知防戰於近也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

之間鶴列謂兵如鶴列之行〇言不知天地之養物而告一國之民以自養舟中之人盡敵國也麗譙之間皆兵陣也無徒步卒驥騎射於錙壇之宮錙壇之宮皆騎射也無藏

逆於得藏於九地之下行于九之上包藏禍心以圖之是藏逆于得無以巧勝人奇正相生加循環之無端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是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

以奠待不奠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是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以戰勝人也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耳目口鼻之私與吾神者不知吾神受內戰之傷亦已多矣其戰不知孰善果孰爲善不知勝之惡乎在在彼乎在我乎君若勿已矣君若勿已而欲爲之莫若脩胸中之誠無撓逆于得無以巧勝人無以戰勝人以應天地之情以養物而無若一國之民而勿攖而不爲姦亂病國夫民死已脫矣民已脫於死矣即此是愛民也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若不修胸中之誠而爲義偃兵是造兵之本也〇此下牧馬童子便是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之人也但去其害馬者而已又奚事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大隗大道也方明爲御昌寓驂乘車右也張若謵朋前馬前導也昆閽滑稽後車

從車後也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以其有聖迹迷而不知所往也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無聖知是以知大隗之所存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順馬之性齕草飲水而已又奚事焉無別事也○又出爲天下若牧馬之意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遊心於物之初予適有瞀病目漸覺瞀昧不明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以日爲車而遊於襄城之野即廣漠之野無物可見障翳可除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遊心

於未始有物之先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亦乘日之車遊於無何有之鄉而已予又奚事焉無別有事也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非童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但不去焼之剔之烙之刻之而已爲天下者亦如是而已又奚事焉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稱童子曰天是我所師也而退〇此下言人不能修身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有一技一能之善者不能深藏若虛必欲以自見不然終是不樂何也以其附於物也而不知此皆害馬之具而樂之此非安之所以悲也知士無思慮之變有知之士無機智變換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博辯

之士好騁其才辯無有議論稜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明察之士好求
人短長無有變亂誶責之事則不樂此皆囿於物者也以知以辯以察爲苑
囿而樂之無此則不樂此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招搖於世之士以興朝爲得
中民之士榮官得民之士以榮官爲至筋力之士矜難如孟賁烏獲之
徒以犯難爲任勇敢之士奮患如荊軻聶政之倫以奮患爲心兵革之士樂
戰甲胄之士以得戰爲樂枯槁之士宿名巖穴之士以宿名爲高法律之
士廣治法家者流以廣治爲務禮教之士敬容縫掖章甫之輩以修儀爲則
仁義之士貴際貴際時而得行其道○言人立身繼各不同至於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亦
自相明比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闢草萊以自植者能同其事所以比商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商賈不能離市井市井不能離商賈是以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有旦暮之常業則勸而樂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有器械之精則氣壯而不憊錢財不積則貪者憂貪者重積財不積則憂恐其貴貪也〇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尤甚也夸者貴甚權不甚則悲悲失勢也勢物之徒樂變權勢財物之徒樂於更變而自夸代〇凡此之人雖各不同皆遭時有所用與朝榮官矜難奮患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此皆順比于歲時之氣序而有榮官奮患之能人各專擅一事不能於物彼此移易者矣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溺於事為之內而終身不知反悲夫悲夫者悲其圖於外物而不知反其本也〇此下言上之不物于易而不知反本者以其人各私其是也莊

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非前期準的而中謬中他處若皆謂之善射是則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是是非無的也而各是其所是是則天下之人皆可稱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龍名四與夫子爲五相與論辯而無公是以準之不知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魯遽周時人魯遽者何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冬至陽生故人喜熱而當爨不煩夏至陰生故人喜冷而履冰不慄非吾所謂道也吾之道不然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

室廢置也置一瑟于堂中使一人調之又置一瑟於室使一人調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吾從外命之鼓宮兩處之宮絃皆動命之鼓角兩處角絃皆動音律同矣是兩處之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無當於宮商角徵羽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又以兩處鼓之二十五弦皆動以其無當於五音是以皆動未始異於聲改調之弦與常調之弦音聲無異而音之君已君柱也此不果兩處之移柱同故兩處之音不約而同已無甚奇處遂乃自以爲是吾示子乎道且若是者邪指惠子且若亦以此爲是者也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以言語辯別相拂以辭以辭義相拂逆相鎮以聲以聲名相鎮壓彼皆拱服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則奚若而不是莊子曰齊人蹢

子於宋者 齊人有蹢其子之足於宋爲閽者 其命 守 閽 之人 也 蹢其足而 不以完其求鈃鍾也 鈃鍾似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 以束縛 惟恐其缺損不全而束縛之此譏惠子輕身重物不善自保也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唐子亡子也子既以亡不求之于壙埌之野而規規然求之於尋常範圍之內則必有遺類矣譏惠子終必失之不善求也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此譏惠子忘其自巳之守而守他人之門戶與人辯是辯非是鬭舟人於夜半無人之時也鬭于夜半無人者譏其無執證也不惟無濟恐亦不免造怨于人也○此下莊子之所以慨惠子者不惟解道之人難解至言之人尤難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漫其鼻端堊白泥也若蠅翼薄之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面不失色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雖有運斤成風之手而無立不失容之人也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言之何益吾無與言之矣○此下言有管仲纔知隰朋非莊子不知惠子也惟其以德分人以賢下人乃可以爲國也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是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設有不諱死也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以國政屬於何人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潔廉之人多無有容之度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相周比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無容人度量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捃拾君之小過以諫爭下且逆乎民惟其自用不便於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何可屬國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不得已則隰朋差可可何以知其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居上不驕處下而無畔岸愧不若三黃五帝之潔物而哀不已若者見不若己者而哀矜之以德分人謂之聖愧不若皇帝以財分人謂之賢哀不已若者以賢臨人叔牙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上忘而下畔未有不得

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除隰朋外再不聞有第二人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見此輩人也勿已則隰朋可隰朋可以為國此外無有也○此下言才能知巧雖是養身之物亦乃害身之具要當以賢下人狙之所以執死者見有于人也戒之哉慎無以色驕人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遽然也棄而走逃於深蓁林莽之中有一狙焉恃其捷便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敏速也王惡其有以自見故射之給搏捷矢狙之能搏捷其矢亦甚疾速王命相者左右之人趨射之狙執死狙見執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是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色字淅包

甚廣貴富則有驕倨之色貧賤則有飲慢之色施予則有德澤之色才能則有誇詡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有以自見也取穪速然正在於此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師其道德鋤去其平日自有之色也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美其能遷善也〇此章要見槁骸心灰之人纔得葆光不露也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尤物美物也言夫子於人倫中最美之物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顏成子子綦之弟子朝夕給事而尚不知師之槁骸心死可見功夫到此雖親昵不可得而知況其遠者乎設有一毫不盡亦未免自賞自炫也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齊君也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賀之者賀田禾也賀其得賢也

田禾之所以知我者必以我自賢也我必先之有以自見于外彼故得而知之我必先賣之彼故來鬻之也若我而不自有之彼惡得而知之彼之所以知之者必以我胸中自有之也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以其自眩自售人得而鬻之也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名之所出著實之所由喪人之徇名而喪實者良可悲也吾又悲夫悲人之自喪而不自知其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祇知悲人之悲而不自悲其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自此日遠日忘害焉之具胸中不見有也物不得而累之也不用鋤也○此下言爲道之人所以不徇名者何也道無名以其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成也是以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爲而心成者此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仲尼之楚楚王觴之觴者飲也又云酒器之總名也孫

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古者飲酒必推一尊者發酒祭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射享多以言陳善納誨雖古人亦然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未嘗有言豈於此乎而言之道不在言也市南宜僚弄丸鈴於單前而楚宋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於廟堂之上秉羽秉羽扇於戰陣之前而郢人投兵豈在言也丘願有喙三尺三尺之長而後言人何得有三尺之喙是終不言也彼之謂不道之道二子之爲是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夫子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故德有不同總歸乎道之所一者以其德不能同也德有不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不能舉所不知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儒之與墨騁其才辯欲以誇張其有不免猶名喪實是謂之凶也）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辯不能舉也）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大人者以其德總乎道之所一言休乎知之所不知也）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大亦不可得而言之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況（又可以）為德乎（德亦不可為也）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無所不備）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自足則無求）無失（自得則無失）無棄（自全則無棄無棄人無棄物）不以物易己也（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反己

而不窮若我而不先之彼惡得而知之是求諸已而不循名責實所以不窮也反循古而不摩不道之道不言之辯古之人於此言之已是循古也以其生無爵死無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是不磨也大人之誠此便是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之大人也○此下言修胷中之誠不有怪行而有怪徵者皆天也非人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即九方臯善相馬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子名梱子綦瞿然喜貌喜曰奚若何以知其為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是為祥也子綦索然涕下貌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極苦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而不蒙其澤今夫子聞之而泣

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不祥之兆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何足以知之者明九方汝以相知之不若我以道揆之也我與吾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而梱爲祥邪國君同食是不祥也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是不祥也吾未嘗爲畜牧而牂牂牝羊也生於奧室西南隅未嘗好田獵而鶉生於宎室西北隅是怪徵也若勿怪吾不以爲怪何邪邪吾所與吾子遊者不遊於世俗禍禍之間遊於天地是以勿怪○下釋上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是邀樂乎天也吾與之邀食於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得是邀食乎地也吾不與之爲事不招世典朝不中民榮官是不

與爲事也不與之爲謀無思慮之變無談說之序是不與之爲謀也不與之爲怪不見巧不施能是不與之爲怪也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虛無恬惔寂寞無爲而不以物與之相攖不攖攖於物吾與之一委蛇順也順物之爲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不見其有宜人之事是虛而不有不爲怪也可謂至矣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償世俗之債而與國君同食是何修而得此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吾與吾子今無怪行而有世俗之償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非人爲之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歎汝何足以知之而福爲祥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爲盜所得全而鬻之則難恐其走失不若刖之則易易鬻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

適當渠公之街（齊富室爲街正又云屠者）終身食肉而終（食肉之相果驗而怪徵之說似亦不誣○此下言不修胸中之誠而欲以仁義利天下譬猶一覢也傷之者衆矣）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畜畜卹愛勤勞之貌）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上言易聚下言易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致其所惡則散）利仁義者衆（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仁義者國之利器也不可以示人）且假夫禽貪者器（禽之貪者致害無極禽貪之人假之以爲盜竊資）是以一人之斷制利

天下以一人之仁義獨行獨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覕覕割也一割而生意絕矣其害物也多矣夫堯知賢人之以仁義利天下也而不知其以仁義賊天下也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是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者之人知之也○

此下明上賢人有三種不同有暖姝者暖姝文弱貌以仁義爲足而不知未始有物是暖姝者也有濡需者濡安也偷安須臾也言以仁義偷安于富貴之門而不知富貴生息一旦與之同禍是濡需者也有卷婁者卷收也婁攬也揭仁義而收攬天下者是卷婁者也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守師說而不知大道是以謂暖

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豕之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蹏曲隈蹏之曲處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域者闔域也囿其身於富貴之門以富貴而生亦以富貴招禍而死也令之托身於富貴權勢之門者能無惡也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行仁義也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冀望也望其方來之澤以保我子孫黎民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

矣而不得休歸言其至老不休揭仁義以利天下所謂卷婁者也下言神人即前若我而不有之彼悲得而知之之人也是以神人惡衆至爲衆所歸衆至則不比則難周比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不比則不利也不周比未免生患害致其所惡則散也○神人不知爲仁不知行義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抱其虛無恬漠之德煬其冲和之氣以順天下之自爲此之謂真人真則不變無煖姝濡需卷婁之爲行也○下復申明真人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之意於蟻棄知棄其慕羶之知於魚得計得相忘于江湖之計於羊棄意棄其羶行致人之意以目視目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盲者不能自見以耳聽耳所謂無視無聽抱神以靜也以心復心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狂者不能自得無思慮營

營也若然者其平也繩如繩之直以死生爲一條其變也循其應變無方也循順而不異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一以無爲爲之而不以人入天也是以古之眞人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道死失之也生以死生爲一條也藥也均之爲藥其實董也烏頭桔梗也雞壅也芡實豕零也猪苓是時爲帝者也言得失死生四者無有先後以時爲帝者也何得何失何死何生是以眞人應變也循順而不二何可勝言言死生得失俱不可知也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姓文名種越大夫能知亡之所以存知越雖亡猶可以存也故待勾踐而成興復之功是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敵國破謀臣亡反以

自殺其身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是失之也死得之也生也故曰鴟目有所適鴟之目適于夜而不適於晝有所適也鶴脛有所節鶴之脛節於長而節於短有所節也不解之也悲鶴脛雖長不可解也言死生得失不可分也時爲帝者也○風日之喻以明真人何以自適於死生得失一而不分以其恃道源而往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何也有損焉吹曬水乾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風日死生也河道體也源本也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未始有風日之攖也恃源而往者也以水之有源本故也一如真人不知有死生得失之攖何也恃源而往者也○又明未始其攖故水之守土也審審定也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影之守人也審影之長短反側一體乎人故曰審物之守物也審有先天地生者物也物之與死生得

失彼此相守一定不易未始其攖也○眞人之所以恃源而往者以其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不狥外物故得應變無方死生不異也故目之於明也殆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是以殆耳之於聰也殆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是以殆心之於殉也殆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是以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典朝榮官矜難奮患此皆能于其府也是以殆殆之成也不給改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是不及改也禍之長也茲萃斯皆萃集藂生長禍之道也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欲其反也屬其漸進之功以目視目以心復心必須剛果自克亦必待久而後能而人以為己寶世人溺於聲色知思之欲如寶然而不知反不亦悲乎良可悲也悲其不及悔悟而反其循序之功也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不知以目視目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便是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也不修胷中之誠而欲爲義偃兵故有亡國戮民無巳不知問是也○上雖知恃源而往人之矣能知幾何要以不知之知纔可以知其大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所踐不過少許恃其所不蹍之地而後故善博之大也見得千里萬里人之知也少雖少所知不多恃其所不知之知
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天地雖大其化均也知大陰陰王靜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知大目人無棄人物無棄物知大均小大雖殊其致一也知
大方大方無隅也知大信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大定死生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是大定也○君子明於此七者則知所以修身故曰至矣大一通
之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無貴賤無小大是大一通之也大陰解之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也）大目視之（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大均緣之（以不同同之之謂大）大方體之（行不崖異之謂寬也）大信稽之（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也）大定持之（動靜一如死生不變而持守之也）盡有天（知大一知大陰是盡有天也）循有照（大一通之大陰解之是循有照也）冥有樞（冥冥之中則有樞紐）始有彼（有始則有未始有始）則其解之也（雖是大一通之以至大定持之）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雖是知大一知大定）似不知之也（何也以）不知而後知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故）其問之也（天之所謂）不可以有崖（大一通之大定持之有崖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而（又）不可以無崖（知大一知大定無崖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頡滑有實（雖是圓轉頡滑莫可執捉然而有真

實者存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自古及今初無代謝而用之不盡無有一毫虧損者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斯此不虧損之理觀之可不謂中間有大推畧而揚顯之地闔不亦問是巳何不問古今不代不可虧損之理而問解與不解知與不知奚惑然爲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以顛滑有實不可虧損不惑之理解人之惑使人復於不惑之地是尚大不惑也不惑於知大一知大陰知大定也

則陽第二十五

武塘錢栴彥林甫
嘉定汪明際無際甫　仝較

此篇以則陽名者言人要當求道不可干求妄進役役於名利事爲亂道之人無天無人胷次蕩蕩不存毫忽藏光斂耀晦影迹名在山澤則事畚築在田野則務草萊樂物之適而與之娛陸沉於世混俗和光不可得而名莫可得而狀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非言非黙議其有極此之謂大得也惜乎彭陽不知此而邀求不已何不自許邪非寵不共事也利令智昏也讀者警之

則陽則陽周初人若彭名陽字遊於楚夷節楚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楚之賢人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王果曰王果惡其不守分自養何至鑽求倖進故引山澤隱逸有道之士以悟之曰我不若公閔休惟公閔休可以言之於王我之道德不若不敢言也彭陽曰公閔休奚爲者邪言有何能爲而可動物曰公閔休守道安貧而無外慕冬則擉鱉于江嘗好知矣可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指山樊爲安宅休歇可知矣則其恬退自守昌昧嗜進又何如也夫夷節既已言之而不能用而況我乎而可用也況吾之德又不若夷節而可薦士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無恬養之德而有干求之知不自許不以正人君子自許以之神其交神交於勢利之徒固顛險冥行乎富貴之地無正人之德而有嗜欲之知行於富貴之地是以火救火名之曰益多非相

助以德相助消也（不惟不能勸成其德而反助其爲不善也又引喻以明）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凍者得衣則暖是相助以德也假衣于春非助以德也暍者得風則解其炎熱反冬乎冷風冬得風則益冷矣是相助以消也）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以驕倨自尊而加以嚴刑峻削）又其於罪也（其罪于人也）無赦如虎（如虎之噬人無赦宥也）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下之便佞之小人上之正大之君于非有二者之人孰能撓動而使之信從我無之人之德何敢薦士○此下正見則陽非相助以德者要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有聖人之德纔可以化誨及人）故聖人其窮也（不患其道之不行則獨善而樂其樂）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得行其志也不見有勢位之尊兼善天下而）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

於物也與之爲娛矣與之娛樂而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樂其道之通達而保已之得其所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不覺心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至於父子之宜父子相忘之義宜彼其乎歸居居止也而一閒其所施不見有一善施於人其於聖人相去人心者若是其高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公閱休去人高遠可以化君可以及物我之德曾不若何可薦人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聖人於物於人達綢繆與之爲樂與之爲娛周盡一體矣周徧詳盡與萬物爲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綢繆盡出乎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凡所動作莫不歸根復命而以天爲師法言聖人者人則從而命之也

在聖人分上無有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聖人周盡萬物而尚不知其然何况世人憑乎知之所爲不遂且專有萬將而一生所行恒無有幾也時其有止也爭奈時命尼之若之何而不悔悟憂其知之不行也明識則陽不安分守約千求苟進也○下又明人則從而命之要見聖人是不知之知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言聖人之美性分生成不自知其爲美人美之也設若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性分生成若不知之不自知其美於人也若聞之似若詞若不聞之似若不聞其可喜也終無已若有以自見自美聖人則有已特以其不自見不自美故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不自知其爲愛愛之一字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

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是以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又明人之所以喜聖人無已者以其性也聖人復性命之情動作紜爲無非性眞正如衆人之舊國舊都一般所以望之暢然而喜也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去其九猶之暢然猶且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聖人而不之喜也正如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十仞之高臺縣衆樂而問作之則其聲容四達耳目一新其暢可知所以喜也

○此明聖人之所以愛物無已者以其虛也譬之冉相氏古聖王得其環中環中虛則活以譬道之虛無應變圓轉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莫可端倪無幾無時也無幾也無時日與物化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一

不化者也一不化者道之樞紐也闔嘗舍之舍止也何不止予道之樞紐應變隨人而可尋求妄進之途乎言不可也○此言聖人既以環中之道應物而又以天爲師者何也言聖人雖法天其實無天可法其天性然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相與之交食乎地交樂乎天而已無可爲也其以爲有事爲之可也將若之何若之何者無欲何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胸次豁然纖悉不留與世偕行而不替雖與之娛與之樂而未嘗廢替所行之備而不洫雖周盡一體而未嘗盈溢盈溢也其合之也此皆不謀合道其有以合之也將若之何上既言未始有天未始有人則是無天可法也何以有師天之名正如

湯得其司御湯得位日司御門尹官名登恆人名爲之傅之伊尹

升爲師傅從師而不囿任其所師而不以已之教爲苑囿而使人遊之得其隨物之自成以爲之司其名而已之名空名也嬴法嬴餘也餘法無法也得其兩見名之與法兩皆空見其實無有也正如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未盡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除去其日則無歲之名無內無外無法則無天之名也○下言無天無法之人是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魏瑩惠王也與田侯牟齊威王約田侯牟背之背其誓約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爲之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刺之者匹夫事萬乘之君當明討其罪不當行刺也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

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焦勞思慮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而走然後扶扶擊也其背折其脊以除其怨且師出有名而可行刺也季子聞而耻之耻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已成之實績故以築城爲喻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刑餘之人築城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後者以爲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不勞民不動衆福國愛民是王之基也今因衍而欲興師動衆是壞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聽之則亂國華子聞而醜之醜其欲善也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以其欲利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以其欲善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以其見善也君曰然則

若何田侯背盟之約將若之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者虛無恬惔寂寞無為而已無事於戰爭也惠

子聞之聞衍受甲之事而見戴晉人於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

乎曰然知之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

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非實有此事也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

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

意在通達之國此國在無窮之中若存若亡乎反通達之國於無窮之中

則若有若無也君曰然曰況若有若無通達之國之中而有魏於魏

中又有梁於梁中有王然則王之所爭王與蠻氏有辯乎無辯

乎君曰無辯知與蠻氏無辯然則王之所爭亦細矣何以爭爲修其道而已矣客出而君惝然惝惘也惝惘失志不悅也若有亡也亡其所爭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言其所見之大也聖人不足以當之不足以比其大何以知之惠子曰夫吹管也比衆人也猶有嗃也猶有管聲也吹劍首者以劍首之環吹之吷而已矣則吷然如風之過而已不得有聲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言聖人者在衆人之中名曰聖在大人前無聲也一吷而已○下言大人者以其道之大也無相無名堙沉于世人不得而器之此其所以爲大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賣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云登升也極屋棟也乘之以觀孔子也亦云極者平頭屋

也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稯稯髮亂不整貌何爲者異其人而問之也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懷聖德而隱於臣僕者是自埋於民伏其知巧

而與民同事自藏於畔修農田之業隱藏于隴畔其聲銷不求聞于人也其志

無窮聞聖人之名猶一吷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王與蠻氏有辯乎無

辯乎然則王之所爭亦細矣何以爭爲是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也方且道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不屑與之同事有埋自藏陸沉于世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耶宜僚隱于弄丸不慕人爵之榮故夫子引而律之子路請

往召而見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勝迹逃名之人

惟恐人知其被褐懷王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

已（而用之）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佞口才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必孳孳于而去之走矣何以存為）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不存在也○此下言山野隱逸之人無外慕者以治形養心為本不分于聰明嗜欲好惡也）長梧封人（亦有道而隱于封疆者）問子牢曰（子牢孔子弟子）君為政焉勿鹵莽（當細密而不可多施政令猶草盧則荳苗稀也）治民焉勿滅裂（勿賊滅其性命之情割裂其純朴之真）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司馬云鹵莽猶麤也謂淺耕稀種也）則其（所結之）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滅裂斷其草也李云不熟也）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變易其法）深其耕而熟耰之其

禾繁以滋孚是以得終年厭飱飽食也○人之報施亦猶是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不可不知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背也遁背其本然之天離其性拔擢其自得之性爲聽爲明掔嗜欲長好惡滅其情滅其性命之情亡其神思慮侳傯以銷鑠已之精神以衆爲以衆爲事爲也以故鹵莽其性者貪欲好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於性爲聽爲明爲知爲識衆惡萌生欲以扶吾之形而不知尋拔擢吾性而病惡交攻並潰漏發以其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不定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要見至人自治爲急不治物也○上之鹵莽以報之此下治民滅裂亦以滅裂報之

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欲廣其道也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古今無二路聖人無兩心天下亦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罪人也推而强之强其行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無乃爲盜乎莫爲殺人無乃殺人乎榮辱立然後覩所病上之人以得爲榮以失爲辱誘人於榮辱之境是立人之病也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上以難得之貨爲貴則驅人於利欲之途是聚人之爭也今立人之所病而次人不求榮不去辱聚人之所爭而欲人不盜不爭今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欲其不盜不殺不可

得也古之君人者不立人所病不聚人所爭以得為在民善則歸之於民以失為在己過則歸之於己是己失之也以正為在民直則歸之於民以往為在己曲則歸之於己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也故一形有缺失而喪其形者若己納之溝中退而自責也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昏夜乞哀暮夜受金是匿為物而愚不識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顯為盜竊而罪穴匹小偷重為任而罰不勝力小任重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道塗恍惕而誅不至民知殫力竭猶不足以避誅責則不免以巧偽繼之上之人政出多門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偽生于不足士民安取不偽也夫力不足則偽力不足以勝其任則以偽為之知不足則欺知不足以供其

求則以欺應之財不足則盜財不足應上之需則以盜副之民爲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由上之人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之過也於誰責而可乎有所不得辭其責矣○言人不可自是今立人所病聚人所爭不可執以爲是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者不見有是也未嘗不始於是之及其事後思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六十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不以爲是有德者終其身不敢自以爲是虛之至也○人不可自是者恃其知所不知而後爲眞知是以謂是之非也

萬物有乎生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而莫見其根芒乎忽乎無有象乎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忽乎芒乎無從出乎不知自何出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知所知者物也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知所不知者物物者也根也門也可不謂大疑乎以其恃知之所知而後為真知此其所以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無所逃于無知而後為真知也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吾所謂不知之知還是然與不然乎○此章言靈公之所以為靈者由知昔之石槨預銘故曰靈今人但知靈公之靈而不知所以為靈者正見上文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之之意也仲尼問於太史官名大弢伯常騫狶韋皆人名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湛湎深逸是色荒也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是禽荒也不應諸侯之際是玩人喪德也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何以為靈大弢曰是因是也不聽政不應會雖亂不損所以謚之曰靈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鰌奉御（惟恐賢人見之）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自蔽）其慢若彼之甚也（同濫而浴）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搏幣扶翼）是其所以爲靈公也（德之精明曰靈）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子孫不足憑藉）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靈公之得爲靈也不待身殁之後而已預定于地下之銘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大弢伯常騫尊其知之所知正見靈公恃其所不知而後爲知也○上言不知之知而後爲知下文言知與不知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道不屬有無同異不屬知不屬不知爲之公而已道無私故無名已有之矣）少知問

（將得比乎道哉言知言不知俱不可立也）

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諺以紀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土風方俗各有不同也合異以為同合十姓百名而為丘里散同以為異散丘里而為十姓百名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散同為異也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合異為同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太山不遺土壤以成其高江河合水而為大江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大人合并而為公合併天下士風方俗民情衆論而後為之言以見至公也非已私也是為太公也是以自

外由見闢而入者有主而不執各有民情衆論而不執已之是由胃中流出者有正而不距自有一定之正見而不距逆他人之意自然投合四時殊氣天不賜天不以為恩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各任其事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文以經邦武以戡亂不自以為功故德備萬物殊理萬物雖殊物物俱載道不私合并而為公也故無名無可得而名也無名故謂之無為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所以不可執不可距者蓋以時有終始四時殊氣世有變化遷移不定禍福淳淳流行反覆然至有所拂者如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而有所宜世有變化自狥殊面若狥已之私執而距之者如殊面然安可謂子面如吾面有所正者必有所差時有終始比于大

澤百材皆度百材雖異皆以大澤之度量而比之異卒歸同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同中有異也此之謂丘里之言木石雖異而同萃乎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於同矣此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既是同中有異異卒歸同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道不可以同異名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以謂之萬其實不止於萬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以其能覆載陰陽者氣之大者也以其能化育道者爲之公天地陰陽形氣之大者以道合併而爲之公則其道之大可知矣因其大以號而讀之謂之道則可也其實道無名稱〇今則已有之矣已有丘里之名矣乃將

得比哉比於道不可得而比也則若以斯辯若以丘里之大而欲比于道譬猶狗之與馬其小大不相及遠矣乃將得比于道哉比不得也○上言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爲之公因其大而號之可也其實道無名相下言道既無名相萬物之所生自何而起少知之所以問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太公調從起處說來太極既判陰陽乃分日月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之氣迭相代謝循環不窮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因相殺相生而有欲惡去就因欲惡去就而有相殺相生實恃虛橋之氣而起是爲橋起也雌雄片合雌伏雄飛聲應氣求各分判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以安易危彼此相易禍福相生福移禍倚轉變

相生緩急相摩非寬緩則急促寬則安分急則趍走二法相摩聚散以成聚則成得
散則成失此有名有實之可紀精鑿之可數而志也隨序序
之相理而或安或危或聚或散橋運之相使順陰陽之氣運而有倚伏升降之相
使是以窮則必反終則有始也此物理之所有不可無者言
之所盡知之所至是以論道者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極盡於物而已
非道之極也若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遨物之終不原其所起
不原物之始此議之所止此之論辯止息而無有也不然轉求轉遠而無盡極矣又一轉
言旣不隨廢又不原起此議之所止而莫爲也中間若或有使之者是以少知曰季眞之
莫爲季子曰道莫爲也接子之或使接子曰道或使或有使物之功也二家

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誰得而正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同知也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不能以言論窮其雞鳴狗吠之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不能意度其雞鳴狗吠之將爲斯而析之以將爲自化分而辯析之精至於無倫比曠大至於不可圍槩終物之極而已二子之說或之使莫之爲皆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終有失言之過○下出其過或使則實有或使似乎近于實莫爲則虛有莫爲似乎近于虛何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也或使則實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莫爲則虛也大抵有可言有可意便非道矣愈言而愈疏也終以爲過未生不可忌不可禁忌而不生已死

不可阻不可阻退而不死死生之理非遠也只在目前而理不可觀既不可觀未免致疑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世俗之疑情假之而起吾觀言之本也其往無窮大至於不可圖吾求言之末也其來無止精至於無倫無窮無止是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始得與物合為一理矣或使莫為是言之本也與物終始與物相終始而已未至於無也何也道不可有既有之矣不可言無也道之為名言道之為名假之以行其道也是以言道之言與言物之言不同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局于物之一曲耳道之為名假之以行其道也夫胡為得比於太方之道比不得也○下又一轉言物之言與言道之言雖同一言也不妨中間有差別假若言而足

以不言言之雖言而未嘗有言也則終日言而盡道不妨言也言而不足以言言之是有言也則終日言而盡物不妨言也不道物之極不可求之於語默有無之間當尋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言默不足以載言之與默是有之與無也道不可有無不足以載道也○若然者語又不是默又不是默然則何為而自比於道○要是非言非默則其議有所極也誠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者說亦是不說亦是若未至乎道說得是也不是何也彼以世海流出此以知識分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矣

外物第二十六

新安淩世韶蒼舒甫
秣陵陳丹衷旻昭甫　仝較

此篇義意由上之庚桑之欲只尸祝無鬼之出見武侯則陽之干求苟進斯皆造道之未至有以自見於外而欲人之尊巳而不知外物之來善惡俱不可必也何也有其善喪厥善也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剖心）箕子狂（被髮佯狂）惡來死（紂佞臣）桀紂亡（君之與臣善之與惡二俱不免國喪身亡者蓋由期驕期侈不徇性命而徇外物然叢厥身不可必也悲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龍逢比干豈不忠者）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累鴟夷而浮于江）萇弘死于蜀

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蜀人哀之藏其血于地下三年而化爲碧玉○忠之不可必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殷高宗子見逐於後母而曾參悲曾參至親爲父所憎嘗見絕欋而後蘇○孝之不可必也君之于臣忠諫父之于子勸善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爲階譬之木與木相摩則然木本無火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性堅火性烈二物相守則流陰陽之氣候錯行則天地大絯冬、雪夏霜於是乎有雷有霆君之陰陽之氣錯行是以有雷霆之震怒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嘗言水火不相射不意水中出火至焚大槐以況至忠至孝之中變生禍患而喪身亡國此皆出其不意可見外物不可必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有甚憂者憂其事之不可爲也君臣兩陷而無所逃

道何也以其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也螴蜳不得成螴蜳不安定意不得成者以其忠不得而成忠孝不得而成孝所在爲難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欲希與高遠焉臣則忠爲乎則孝而又不可必以斯二者胷中交戰慰暋沈屯沈鬱屯聚慰愁勞暋强不自解脫利害相摩利之與害自相摩盪心思焦勞肺金生火而尅木木能生火而尅土土。燥而腎水不生是以天和口就焚燥何也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火炎上而不不降水火不相既濟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僓然衰憊而生生之道盡于此矣○此段言達道者以斗升之水足以活身而已不必求多於富貴而兩陷于不類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怒形於色曰周昨來有

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魚以水為命水是其常也今失水而處於陸是失其常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可活耳君乃言此激西江之水而活我多虛少實也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不如安于窮困阨也○此下言志道之士要當操存遠大不可就小以近速效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言求大物者要非朝蔗而

夕及者畢竟多歷年所久而後得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分析而腊之乾肉曰腊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足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小才也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也夫小知之人揭竿累趣灌瀆田中灌水之瀆守鯢鰍鮒鰿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言淺說以干縣令之賞格其於大達之道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者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拘於虛也以其見小不可與論經世之大道○發塚之稱言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後之人不能以禮制心但竊其口中之唾餘以自潤宜乎其不能大達也儒以詩禮發人之冢墓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傳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引詩以證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此逸詩刺死人之詩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下討其取珠之法接其鬢接撮也壓其顪顪顧下以手按壓之儒以金椎控其頤口旁也徐別其頰徐徐而別其頰頰恐傷其珠也無傷口中珠無使其破損缺失不可用也此下言人當順時而行不可自恃其已之有知而強人所不能逆則相傷也是以君子動而不拂者時也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上長而趨下下促末僂背微

曲而後耳（耳帖腦後）視若營四海（蒿目而憂當世之患）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去汝矜莊之態與汝修容飾知之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學道之）業可得（更）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一世之患輕）而驁萬世之患（驁然放心于萬世之患萬世之患重）抑固（貧）窶（而為之）耶亡其（知）略（而慮）弗及（此）邪惠以歡為驁（欲以恩惠固結人之歡心而驁然以為自得而不知此）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於此）耳（非道者之為也）相（汲）引以（為）名（高）相（固）結以（為）隱（忍○此不過欲是古而非今也而不知）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欲反斯世于唐虞之化不可得也民心安于不惟不行轉見傷薄之也動無非邪也習俗之久一旦搖蕩其心使之成敝易俗不惟不為恐其轉見邪僻也聖人躊躇以興事聖人凡所興為必從容躊躇不得已而後應是以每成功而不替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豈有負荷天下之重任而不自量其為吾累其終當矜持費力而難行耳○引神龜之知者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免刳腸之患以其知于人而不知于已以見忠之與孝知于謀國而不知于謀身者知有所困也所以要去汝容知也宋元君元公也名佐平公之子也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曲側之門曰予自宰路之淵淵名予為清江使神名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卜辭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以其能現夢所以挂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以其知多所以刳腸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困者困于知也無知則腸不刳矣不及者不及于神也神全則不挂網矣雖有至知千慮必有一失怎及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一網

也鵜鶘衆也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去一己之私知而用萬人之大知是無已之善而自然有善也又明自善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石師匠名也謂無人爲師匠教之而能言者以其與能言者處也能言者無知也去小知而大知明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知無知始可與言知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墊下也掘也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既下之至黃泉無用地爲也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無知之爲知也亦明矣可見去小知而大知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人有能以無知爲知遊于世者且得不遊乎始可遊也人而

不能遊且得遊乎（不可遊也）夫（無知之知衆知也有知之知執一己之私知也是以有）流遁之志（桀紂也荒膴于酒色）決絶之行（龍逢比干也天之杌我于何從離以死爭也）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至知則不決絶德厚則不流遁）覆墜而不反（流遁者有離顚越覆墜而不反省）火馳而不顧（決絶者華斷命火馳而不顧惜）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此則君臣相與際會一時遭時之用耳皆非至知厚德之行也）易世而無以相賤（若更其時易其世彼此不得而相賤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焉（無可無不可不流遁亦不決絶也）夫尊古而卑今（尊古之至知厚德而卑今之流遁決絶此亦）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輩）觀（一于）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世道之降如水之趨下孰能不波也古可以尊今可以卑乎）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唯至人乃能以無知之知遊於世而不執不偏順人而不失己也何也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術俗之教雖不習學然亦順承其意而不以為彼也此便是至人遊世之法則也○此下言人心本乎虛徹但人自以物欲故塞其竇耳至人之所以遊於世而不僻者以其耳目心知之通徹也目徹為明徹者虛靈通徹也目徹于色不住於色所以為明耳徹為聽耳徹于聲不住于聲也所以為聽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心徹于思慮不住思慮也所以為知知徹為德知徹于物不住于物也所以為德○至人之所以不留行者以其徹也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則咽其氣而不行哽而不止則跈跈足陷沉滯之迹也人之虛靈既塞則陷于物欲而衆欲攻之跈則衆害生非陷于流遁則溺于决絶衆害是以生也惟物

之有知者恃息止息心機不使怠動其氣不殷盛非天之罪人之虛靈之竅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如川流不息不舍晝夜人則顧塞其竇人則自已心知不徹物欲固塞其竇耳非天之罪也○人之所以不徹而顧塞其竇者惟其不能虛也胞有重閬胞膜中有空曠無物之自得心有天遊心地上有天然遊樂之閑逸此便是虛也室無空虛居室無空虛之地婦姑相聚一堂未免勃谿爭鬥矣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心不能遊于無欲無爲之天則六鑿搶攘而顧塞其竇矣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人之所以見山林丘壑而喜者亦神者不勝不勝其煩擾耳德溢乎名知徹爲德德之所以溢者名彰徹也名溢乎暴名之所以溢者因表暴也謀稽乎誸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知出乎爭爭而後見

（其知）柴出乎守（因執守不化而後胃中有柴塞）官事果乎眾宜（得眾所宜而後果乎官事而不知此皆壅道之物○疋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illegible]世）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矣）而不知其然（不知其然）

（者不知所生之由也德之所以溢者名也名之所以溢者暴也謀之所以稽者誸也知之所以出者爭也柴之所以塞者守也官事之所以果者宜也斯皆眾宕生之由也而不知其然草木之倒植者過半矣惟物之有知者恃息而已）

靜然可以補病（静寂恬養可以補其溢名溢暴之病）眥搣可以休老（剪搣其果宜柴守而可以休老逸豫）寧可以止遽（止其匆遽而不歘不爭）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此之說勞者而後求息之所務也）非佚者之所（佚者未嘗動安用靜是以）未嘗過而問焉（不問者不知有[illegible]不知有背不知有）

遽所以不問也○此下言神人聖人之所以不問者德不見有也特為後人拈情見耳惟恐夜聾之人徇名喪實所以言過而不問也聖人之所以駴天下與教化治禮樂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之所不問者不知治也賢人所以駴世以財分人以總分人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虛已遊世所以不問也君子所以駴國布德行惠彰善癉惡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所以不問者不見德也小人所以合時迎合趨時同流合污君子未嘗過而問焉不問者不順人而失已也○此段正見人之所以徇名喪實者尚賢之過也而不知外物不可必演門宋城門名有親死者以善毀上之人以哀毀過禮為孝爵為官師爵之而為官師其黨人黨人慕之毀而死者半不惟無爵反以喪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

逖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聞許由居潁水而堯讓之亦帥弟子而踆於窾水意欲諸侯讓國諸侯弔之但弔問而已不見讓也三年申徒狄聞務光赴淵因以踣河因之以自沉莊子引之以證者戒後之人無務名而失實也而不知荃者荃香草也可以餌魚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名者所以在實實得而名忘可也蹄者兎罥也係其腳故云蹄也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實者所以起名名起而實亦忘也是名實兩忘也此個道理不推名之與實可忘言名言實之言亦要忘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聖人之言如標月指見月忘指可也今之學者認指為月是執荃求魚守罝待兎失之遠矣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忘言之人是謂大得之人也

寓言第二十七

武塘 孫茂芝若英甫
卞熼伏生甫 仝較

此篇莊子以寓言名者直自敘其作書之本旨雖有言而未嘗言也前篇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忘言之言便是至言也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不妨言也

寓言十九寓寓意也寓意之言十居其九重言十七借重之言十居其七卮言日出不生意見之言如漏卮然過而不留日日而出和以天倪天倪者天均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父之譽子人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籍外論也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恐生非擬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其父者

之人足以取信于人是以借譽于他人也然則寓言之意非吾罪也人之罪也是不信我者之罪也何也人多喜同惡異與巳同則應不與巳同則反同於巳以爲是之異於巳便爲非之是非同異卒無定衡是以藉外物之是非同異以直証巳之同異言之所以有寓也重言十七所以巳言也重借重也借重古人之言欲以㳟其是非同異之言也是爲耆艾借耆艾之人之言也以其年雖先矣而無經緯本末漫無所知以期年耆者是徒以期年耆于衆耳是非先也渾然太僕無所知識先于人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無私無愛無欲無求無有是非好惡同異之知凡人道所爲盡無有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久之人是古之人也借重古人之言以證今之不然也巵言日出和以

天倪卮言者言如漏卮也中空外圓應變隨人過而不留是以雖終日言而未嘗有言者和之以天倪也因以曼衍蔓衍者如藤之散蔓流衍卽橫說豎說無非至言也以此優游卒歲所以窮年也不言則齊天地萬物無有彼此同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惟言無言乃齊也齊與言不齊欲以言齊之便不齊矣以其言與齊是不齊也故曰無言如漏卮之言雖日出而未嘗有言也言無言無言之言雖終身言未嘗言也終身不言未嘗續口不言也何則以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以其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何以爲有自也而然然於然然于物之所然惡乎不然何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不然于物之所不然惡乎可何以爲有自也而可可於可可于物之所可惡乎

不可何乎不可不可於不可不可于物之所不可是則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既物固有然物固有可則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也明矣然
則吾之可也有自也而可吾之然也有自也而然也是以終身言未嘗言也故曰無言自非巵言
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而蔓衍窮年也○上明巵言此下又講天倪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言天地萬物種分類別雖萬有不同各以形形相禪始
卒若環循環無端莫得其倫莫得其種分派別之倫理要皆均生均化于不齊之齊之
域是謂天均也天均者天倪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以
謂兩行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回也見新交臂非故世變俗移秉物以遊者豈有所是而卒黜之以非也

但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以此而化終身未嘗不化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言孔子以此而行尤勤志服知敏求若是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盡之矣盡去服知之事矣此皆變化之自爾而其未之嘗言雖有言而未之嘗言也始時所是卒而非之也又明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天之降才吾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復生最靈之性以有生乎天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法者言之所出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利義直陳乎前而中間或二好或惡或是或非直欲服人之口而已矣敢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逆立也不過定天下之自定而已吾何敢非是于其間哉已乎已乎此莊子自言已乎已乎吾

之言亦如孔子止于此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吾故曰孔子謝之矣以其終身言未嘗言也○下引曾子者以明化之人好惡不驚爵祿不入無所縣係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釜六斗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參爲親而仕無係祿之罪乎曰既巳縣矣既巳悲樂便是縣矣可無罪乎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若無所縣係之人不惟利祿經懷哀樂不入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豈有哀樂于其間哉○下引顏成子者要見忘我之人纔可無係累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吾喪我故如之乎一年而野放曠自得二年而從左右逢原三年而通耳目內通四年而

物槁殺心死五年而來絶後再甦六年而鬼入鬼神來舍七年而天成無人遺也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死生一條九年而大妙從變所適隨往無礙○此下恐人不知無死無生之說故又提起死生二字以明不生也生有爲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爲死也以生爲死無生則無無死矣是以勸公死生是同分別不得以其死也有自也而死以生爲死自而生陽也無自也而生以死爲生自而果然乎果然知是死生是同惡乎其所適不知死不知生惡乎其所不適有死有生天有歷數之可知地有人據之可驗○獨死生之適與不適不得而知吾惡乎求之其死也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豈可謂其而生陽也無自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

命也豈可謂以其死也有自也○下承上死生既不可知而焉其死解亦可謂也有以相應也微以之顯幽以之闇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鴟義姦究不汝瑕殄若之何其有鬼耶下引罔兩為問者以明死之與生有之與無皆由造物而動不可得而知也衆罔兩衆不一也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今也言不死不生向也坐而今也起何也言有向也行而今也止今也言無何也何其起坐不常景曰叟叟也以其衆罔兩故稱叟叟奚稍問也動運自爾予之俯仰無所稍問行止有而不知其所以然予蜩之甲也蛇之蛻也似之而非也雖似蜩之甲蛇之蛻其實非也蛻甲影也影外之影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聚而

有影陰與夜吾代也替也衰替也彼吾所以有待邪待形而有而無也而況乎形之所以有待者乎形所待者造物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造物也彼來則我與彼形之俱來是以有生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往則我與形之俱往是以有死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不去不來或行或止則我亦與形不去不來或行或止矣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既是造物強陽之氣自然而然適與不適莫得而知也又何以為問乎不必問也休之乎天均而已矣○此篇寓言而引陽子居為結若此莊子自謙言已往之言非我之言也一皆寓意于老子之教耳敢謂自誇其有而使人避竈避席也

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迎也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惟恐下人不真不得其精也）脫屨戶外膝行而前（誠也敬之至也求道之切也）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不可教之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睢仰目盱張目皆傲物之狀人之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蓋神之所託也有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之眉睫故陽子睢睢盱盱老子以爲不可教也是以言）而誰與居（人將畏難而疏遠不可近也而不知親道之人深藏若虛）大白若（汙）辱盛德若不足（者以其不自有也汝之所以不可教者自有之也）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敬聞先生之命令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敬奉之至也）舍

者避其席煬者避其竈見老子之後其反也舍者不惟不避席而反與之爭席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君子以虛受人陽子居可謂虛矣真人之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由此道也